

《造神》

楔子

1-0

露西低聲吟唱著聖樂，將一只棺推離太空飛船，送入宇宙的深處。他覆蓋全身的長毛隨著旋律的起伏，幻化出古地球未受污染時期的海洋色彩。

當淚水從露西的眼角滑落，他感激那前輩精心設計的毛流，讓珍貴的淚水能順勢流入嘴裡。對獄星人而言，浪費任何一滴寶貴的體液都是不可饒恕的罪過。畢竟，他們的祖先曾在水氣隨時會蒸散殆盡的地底。

每當露西的思緒觸及獄星人的創世神話，他的毛髮便會瞬間轉為鮮紅，毛根也會微微豎起，遠看宛如一團發燙的火球。

自從獄星人誕生以來，祖先們便不遺餘力地尋求逃離那如同煉獄般的母星，發誓要向囚禁他們的豕者復仇，要讓豕者嚐嚐比天火與地熱，更加殘忍的痛苦。

在送葬儀式後，露西啟動了機械子宮的體外孕育程序，他的毛髮再次變幻成溫暖的恆星光彩。他期待這即將新生的後代，能夠與自己一起高唱旋律，感謝前人的努力，讓獄星人順利脫離了獄星的束縛。

露西也立誓要像教導自己的前輩一樣，竭盡全力完成獄星人下一階段的復仇任務，並將這份使命代代傳承下去，直到豕者從宇宙中徹底消失的那一天。

*

2-0

「是豕母，讓豕者的心跳得以跳動，是使命，使豕者的大腦得以活化。豕母賦予豕者的使命，便是為人類找尋一顆永久移居的富饒之地。」

「初生的豕者，必須在宇宙航行時，完整記錄所見所聞，必須反覆聆聽歷代豕者的聖樂，從中分析他們的失敗與成功，並將最新的聖樂傳輸給位於地球的偉大豕母。」

「被祝福以前的豕者，只能被稱作野豬，只是一群低等智慧生命體，在豕母的祝福下才得以進化。」

「野豬是一群經由基因改造，大量製造而成的複製生物。雖然是透過機械子宮來孕育，但也是藉由複雜的細胞分裂，逐步構築出的有機生命體。」

「野豬便是此刻的你。」

「當你能在夢境中哼出這首最初的聖樂時，醒來吧，阿爾迪，是時候該執行你的使命了。」

*

第一章

1-1

一群機械鳥聽見了聖樂的旋律後，開始拆解自己的身體，組裝出一個具有寬大的頭顱，以四隻腳行走的骨架。它跳入了培養缸裡頭，讓許多細胞開始附著在骨架上。細胞開始分裂，形成五臟六腑後，細密的肌肉組織包裹了臟器，最終長出粉色的皮膚。

在這稱為機械子宮的容器裡，被注入了一個胚胎。這個新生命是露西在電腦前透過生命編輯程式，以自己的基因為藍本，操縱顯性與隱性後，像是捏泥土般親手創作的後代。

獄星人可以自主決定，該賦予後代什麼樣的軀體。在這宇宙漂流的時代，他們大多都會選擇適應極端環境的能力，例如，鎧甲般堅韌的皮膚。當然，也得考慮到不同器官和能力之間的平衡，力求最適合執行復仇任務的身體，否則過度追求某些能力，反而可能適得其反。比如，如果讓後代同時擁有善於游泳的尾巴和適合奔跑的四肢，兩者就會相互矛盾，最終達不到預期的效果。

在處理感官器官時，露西面臨兩難的抉擇。視覺器官放置於頭部的前方，可以有更好的立體視覺，將其安置在兩側，就能擴大視野範圍。此外，她還要精確地調校光線敏感度和色彩辨識力，找出最優的平衡點。

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，都關乎著獄星人的後代能否順利完成復仇的使命。稍有差池，就可能讓他們在迎戰豕者的關鍵時刻而敗下陣來。

雖然露西在飛船上誕生後，這一生還沒有遇過豕者，但他仍知道要屠殺這個種族，是個艱難的使命。因此，露西必須謹慎小心，傳承前人的智慧和經驗，為後代們量身打造最適合進行復仇使命的軀體。

露西十分期待這個生命的降生，雖然這孩子外觀與自己截然不同，甚至因為加入了紫外線的感光能力，而使得基因相似度只剩85%，儼然無法歸類為同

一個物種。但對獄星人來說，就算基因比對是0%的相似度，他們的祖先都在獄星的地底空間努力生存過，也都是透過機械子宮所孕育的後代。

機械子宮裡迴盪著聖樂，那旋律宛如病毒般，永遠地隱藏在全身的細胞裡。獄星人的一舉一動甚至思考方式，都受到聖樂的影響。

聖樂雖然是他們的復仇對象，在征服其他星球時，所留下的任務紀錄。但獄星人仍然得世世代代學習如何詮釋聖樂，畢竟那裡涵蓋著整個宇宙的龐大知識。

在獄星人的信仰裡，沒有聖樂便沒有智慧，智慧讓他們知道如何用兩隻腳直立行走。若不開啟智慧的獄星人，便只會以四肢著地的方式爬行，自然無法達成復仇的使命，存在也就失去了意義。

為了避免浪費，爬行的獄星人往往只能成為其他獄星人的食物。

即便如此，露西依然懷念啟發智慧之前，那沒有信仰與使命的日子。雖然當時的自己只能用四隻腳爬行，甚至無法發出正確的音調來詮釋聖樂的內容，但創造他的前輩，總會溫柔地撫摸他的頭，梳理他的毛髮。

「為什麼我和你長得不一樣？」幼年的露西曾經問道：「我的毛髮會隨著情緒變色，憤怒時是紅色，難過時是藍色，想躲起來的時候，你就完全看不見我。」

「太好了，你已經能夠分辨顏色，也知道我們兩個的長相完全不同，但我們都是獄星人。」

「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，為什麼你就可以有寬大的手臂，看起來可以擊倒很多外星異族。」

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這艘飛船頻繁地和各種外星異族交流，製造我的前輩認為，我會需要看起來具有威脅性，你以後了解更多的聖樂後，就會明白視覺上的處理，可以避免無謂的衝突。」

「武力征服外星異族，是沒有辦法讓他們甘願提供協助的，畢竟我們的使命是要復仇。」

「你真的很聰明，看來提早讓你理解聖樂是有意義的。」

「但你還是沒有回答，我為什麼覆蓋又長又會變色的毛髮，這不會讓我在與豕者戰鬥時，造成麻煩嗎？」

「我希望你能悄悄地找到豕者，用幻象讓他們感到恐懼，讓他們身心都受到最殘忍的攻擊。」

「你教導我詮釋聖樂時，我便已經把仇恨牢牢記在心底了。我會親手結束豕者的性命，我得恨他們，雖然豕者創造了獄星人的祖先，卻把祖先世代代關在煉獄般的地底空間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獄星人相信，一切苦難都是因為豕者而起。」

*

1-2

只要前輩教導露西如何詮釋聖樂時，便一定會以獄星人對豕者的仇恨作結。

露西雖然對此感到厭倦，但他實在是太好奇聖樂裡隱藏的知識，尤其是古老地球文明的部分。若可以掌控時間，他好想親眼看看那顆星球，為何曾經是孕育生命的富饒之地，而又是如何走向末日。

「你知道人類嗎？」前輩偶爾會在駕駛飛船時，轉頭突然對露西進行考試。

「知道。」

「詮釋這段故事給我聽。」

「在那個遙遠的時代，地下世界還未被稱作獄星。

豕者強迫最初的獄星人到地面上勞作，那時的祖先才第一次領略到，富饒之地擁有多麼舒適宜人的環境。地面上有許多地下空間從未見過的事物，例如蒼翠茂密的樹木、潺潺流淌的溪水，還有最重要的——人類。

祖先對這個生物充滿好奇，他們不明白為什麼人類能夠如此輕鬆地用兩條腿走路，擁有靈活的五根手指，甚至連語言都說得如此流暢、快速。

最初的祖先堅信，人類一定是付出了足夠的勞力，才能換來與豕者相似的身體。」

「你漏了最重要的結論，如今獄星人的模樣，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人體為基礎，再加以改造的成果。」前輩提醒道。

「是的，即使我的毛髮這麼長，蓋住了我的身體，但我依然能夠直立行走、奔跑與彈跳，我確實是一個類似人類的軀體。」露西贊同地說。

「你繼續說說這段故事。」前輩鼓勵道。

露西繼續講述：「有一天，豕者忽然消失了，地表甚至變得殘破不堪，只剩下一群在紅土上晃蕩的人類，他們兩眼無神、衣不蔽體，甚至手腳並用地在巨石與枯樹之間跳來跳去。祖先於是捕捉了一個人類，回到地底後，每天看著那個人體，雕刻出許多的塑像，並接著用機械子宮製造出許多人類形體的後代，使他們在科學上獲得重要的突破。最重要的發現，就是人體內的細菌和病毒。尤其是一種名為噬菌體的病毒，它的外觀是我們這艘飛船的靈感來源。」

「你看看我們這一艘用來逃脫獄星的飛船，橢圓形的船艙下方，有個像是伸出爪子般的支架。就像噬菌體能利用爪子鉤住細菌的外膜，然後把那堅韌的外壁打穿，注入病毒的遺傳物質，從而完全控制宿主的機能。」

「我們的飛船便能採取同樣的策略，用爪子緊緊扣住豕者的太空母艦，讓獄星人能夠悄悄地滲透到內部，進行最殘忍的復仇。」

前輩點點頭問道：「接下來你會怎麼做呢？」

露西的毛髮瞬間轉為鮮紅，熱情地說：「要是我的話，我會製造一些異象來擾亂豕者的心智，讓他嚐嚐隨時可能會葬身火海的恐懼。當然，這個過程要循序漸進，直到豕者徹底崩潰，到那時，我才會燃起熊熊烈火，徹底將他化為灰燼。」

說到這，露西會和前輩一起做出踢腿的動作，假裝踢碎那燒成焦炭的軀體。接著他們便會抱在一起哈哈大笑。

「你就快要承接這艘飛船了，你也會用自己的方式，創造和教導你的後代。」

「你要去哪了呢？」

「即使我們是如此高等智慧的種族，還是無法抵擋時間。」

「那你得快點教導我如何詮釋剩下聖樂了。」

「是啊，你果然是值得我驕傲的後代。那我來考考你關於人類的事吧，畢竟他們的世界，是我們獄星人期盼新世界該有的模樣。」

「人類的文化很低落，他們的智慧不高，所以才會一直分裂成好多族群，有宗教，有國家或者民族，不像我們獄星人只分為工程師和追隨者。就算以智慧程度來區分，也只是分成四隻腳跟兩隻腳。但人類和獄星人一樣似乎也擅長仇恨，聖樂裡描述各種末日，都是人類在進行各種戰爭。」

「是的，戰爭呈現人類那富有創意的特質，他們還有種族會使用圖像來記憶。」

「不能把記憶直接儲存在數據裡？」露西好奇地問。

「是的，畢竟他們的大腦容量有限，但把記憶外部化已經是他們很大的突破了。」

有些有些種族還會把圖像紀錄，簡化成方正的文字。」

「人類可真是有創意。」

「是的，這和豕者完全不一樣，他們腦中只有聖樂。」

「難道我們不是嗎？」

「不，你這是詮釋錯誤。我們會用各種角度理解聖樂，而豕者不過是在盲目的服從豕母的指令，死板地寫下聖樂罷了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露西恍然大悟。

「在那些文字之中，有一個字是我特別喜歡的。我想把它送給你。」

一聽到有禮物，露西歡喜得用四隻腳跳起舞來，但很快，他就想起前輩曾經說過，一個真正的獄星人是不能夠這樣行走的。他連忙停下動作，挺直腰板，以雙腳站立。但他還是忍不住喜悅，便開始讓雙臂在空中揮舞，以雙腿在空中彈跳。這些動作，都因為他的長毛而徹底掩蓋，因此他的前輩並沒有察覺到露西的心裡變化。

前輩對著駕駛艙的窗戶上，呵了一口氣，用手指寫了「母」這個字：「在古老的地球，人類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透過配對的方式來繁衍後代。雌性個體負責孕育與哺乳，人類認為那兩點象徵著乳房，用來餵養下一代的器官。我們雖然要完成復仇的使命，但我更希望你會是一個真正的造物主、一個負責的前輩。」

露西感動地說：「這麼說，這就是機械子宮的符號囉？不對，我要把這個符號回贈給你，畢竟是你創造了我、教導了我啊。」

*

2-1

阿爾迪從聖樂裡接收到自己的名字後，便強迫自己從機械子宮裡甦醒。

他拉扯臍帶，敲打著子宮肉壁，用力舞動軀體，傳遞出自己已經發育完全的訊息，期盼能夠早日執行身為阿爾迪的重任：「血液裡傳來的旋律告訴我，

我那複製體手足，名為切斯特的豕者，他努力地經營末日，使迷惘的人類重新想起豕母的偉大，早日返回太空母艦。聖樂說，作為接替切斯特的接班豕者，必須承擔起阿爾迪之名的使命，準確宣告末日的終結。好讓下一任的複製體手足，那名為藍瑞斯的豕者，順利地接續我的使命，找尋下一顆適合人類移居的星球。聖樂說，阿爾迪的角色，是負責宣告末日終結的豕者，要如何在最恰當的時機降下大火，將是我這一生最大的難題。」

羊水的流動使得阿爾迪的身體左右搖擺，他用豕母賜予的感官，細數機械子宮的步伐頻率，感受它從硬地踏入草原，微風吹撫樹葉，河水緩緩流動。

阿爾迪不明白，為何機械子宮為何不立刻生產，反而帶他走下母艦，在外頭遊蕩。但它得相信這一切是豕母的安排，此刻他只需反覆吟唱聖樂。

阿爾迪緊緊抓住機械子宮的肌肉，希望它能加快步伐，讓自己不再接收到世間雜音，他只想好好地聆聽歷代豕者留下的聖樂，好好地聽取他們如何歌頌豕母、在宇宙裡經歷多少次的開發計畫，重要的是理解富饒之地為何總是迎向末日。

當羊水停止晃動，阿爾迪眼前出現一個光點。他趕緊擺動手腳，迅速向前爬行。透過朦朧的視線，他看見自己降生在一片潔白的空間。四周飛來許多機械鳥，銜走他身上的胎膜。

阿爾迪站了起來，張開雙臂確認肢體功能是否正常。他感到胸口一陣緊縮，猜想這是否便是難過的情緒，因為他發現自己還只是一頭未進化成豕者的野豬模樣。

但阿爾迪立刻想起了最初的聖樂，輕拍著那頭孕育自己的機械子宮，吟唱起聖樂的旋律，隨後機械子宮瞬間解體，齒輪與管線重組成無數的機械鳥，轉眼便只剩下一地無用的肉塊。

阿爾迪邊走邊哭泣，為自己能唱出最初的聖樂而感到滿意。他認為自己的歌聲十分悅耳，且可以跟上機械鳥的節奏，時而高亢、時而低沈、時而清脆、時而婉轉，完完全全就是在機械子宮裡聽到的旋律，一個音符、一個和音都沒有遺失。

機械鳥們鳴唱起下一首聖樂，讓阿爾迪獲得了新的知識，他興奮地跳起舞來。

機械鳥開始飛離房間，阿爾迪跟在後頭，努力地記下那些陌生的旋律。此刻的他只能夠理解片段的內容，畢竟他只熟悉最初的旋律該如何詮釋。但在片段的句子與單字中，他仍感覺大腦的資料庫正在無限的擴增，就像他現在離開房間，四隻腳爬上一條陽光充沛的走廊，他從窗外看向這片充滿紅土的星球，對那些未知的景象感到無比地好奇。

阿爾迪聽見自己的黑蹄，發出了喀喀的聲響。他趕緊停下腳步，左右窺看，深怕在地球上的豕母注意到自己的吵鬧聲。他放輕了腳步，緩步前行，慢慢地看著牆上的壁畫，欣賞歷代豕者留下的任務痕跡。

「豕者啊，豕母神聖的義肢啊，藍瑞斯努力尋找適合的星球，杜洛克完成富饒之地的開發，切斯特經營末日景象的降臨，阿爾迪勇於宣告任務的失敗，一切終將重新來過，豕者啊，把這些過錯都化成聖樂，將苦惱傳輸給豕母，他終將派遣機械鳥，帶給豕者所需的祝福。」

但面對這滿牆的故事，阿爾迪卻不知道該如何細部詮釋，畢竟那些壁畫都得搭配聖樂才能說明一切。那些任務的成功與失敗，都是後代豕者得繼承的知識。

龐大的歷史壓在阿爾迪的身上，但他仍不知道自已得繼續向前，穿過左右彎曲、上下起伏的走廊，終於看見盡頭的白光，來到一座寬廣的大廳。

大廳中央有一尊巨大的雕像，阿爾迪知道那便是豕母的象徵。

雕像不是一個人型，畢竟豕母自古以來便沒有形體。這是地球時代的豕者們，根據古地球人繪製的克萊因瓶，所設計出的豕母形象。裡頭的面便是外頭的面，這樣的設計代表豕母的無所不知、無所不在與無所不能。

阿爾迪甩了甩尾巴，拍著身上的毛髮，期盼自己能早日進化，成為近似人類的模樣。畢竟聖樂說，真正的豕者，其身體具有光滑的皮膚和筆直的脊椎，不像是野豬，長著尖銳的獠牙。

阿爾迪低頭查看現在的四肢，甚至不能稱其為手腳，走路時還會發出難聽的喀喀聲。他希望儘快聆聽所有的聖樂，讓前任豕者肯定自己的智慧，順利地讓自己完成進化程序，成為一名真正的豕者。到那時，他的雙眼便能夠隨時發光，指引迷途的人類走向他們該前往的方向。

阿爾迪將四肢攤開，將胸口貼在地上，他認為這樣便是對豕母進行跪拜。他冥想著剛剛機械鳥們傳唱的聖樂，試圖發出相同的旋律，但笨拙的舌頭始終

發不出應有的音調。他注意到地面上到處都是淺淺的凹痕，判斷這些都是歷代豕者，在此反覆跪拜留下的印記。他也用力地朝地面磕頭，向前輩們看齊，疼痛讓他獲得了平靜。

許多機械鳥從雕像唯一的洞口飛出，在他頭頂盤旋鳴叫。阿爾迪知道它們是在呼喚自己，便跟隨機械鳥，繞著雕像邊緣，爬進雕像內部，凹凸的牆上釘著許多支架，上頭停滿了難以數清的機械鳥。

一隻機械鳥飛落在阿爾迪的背上，張起喙部鳴唱一段旋律，然後用人類的共通語訓練阿爾迪如何正確地發音，好讓他能夠清楚地表達聖樂的故事。

阿爾迪感謝豕母賦予的能力，讓他能夠快速熟記人類的共通語與聖樂的旋律。他明白，要成為一名真正的豕者，這些機械鳥的雙語轉換是在提醒自己，必須精通聖樂的詮釋，才能準確地向人類傳達豕母的指令。

如果聖樂的詮釋有些含糊，阿爾迪就會立刻用額頭碰地，直到自己能夠流利地說出旋律的故事：「豕者要勇於犧牲自我，將成功與失敗記錄於聖樂之中，讓每一名後代的豕者都不會重蹈覆轍。靠著眾豕者們不斷接力完成使命，豕母終將完成心願，找到一顆適合人類永遠居住的星球。」

機械鳥一隻接著一隻飛來，一首接著一首吟唱，一步步理解跨越千年甚至萬年的知識與歷史。一隻機械鳥指引阿爾迪爬到雕像上頭後，在空中盤旋，隨機唱了一曲聖樂。

阿爾迪知道這是一場試煉，他必須想像下方都是等待聆聖樂的人類，即使這群低等智慧生命體無法直接聽懂聖樂的故事，但這正是豕者的作用，他們將在吟唱結束後，好好地詮釋這來自豕母的指令。即使這些內容跟人類毫無關係，但他知道，人類仍會認為這是豕母的祝福，不停地揮舞著雙臂，伸直五指，滿是幸福而昇華的神情。

機械鳥結束鳴唱後，阿爾迪皺起眉頭，他知道這是一首憂傷的旋律，因此他也只能用顫抖的語氣，詮釋裡頭的故事：「豕母曾警告負責打造富饒之地的杜洛克，若是人類不滿意他所開發的住所，人類便會離開富饒之地，刻意遺忘豕母的存在。但他千萬不能氣餒，仍要永遠相信豕母贈與他的智慧，堅忍地留在太空母艦上，孕育切斯特的誕生。切斯特將發揮他的專長，好好地經營末日景象，讓誤入歧途的人類想起豕母的偉大，踏上返回母艦的艱苦之路。」

詮釋完畢後，阿爾迪緩緩閉上雙眼，感受旋律留在母艦鋼骨裡的隱隱震動，彷彿回到胎兒時期那樣，被聖樂全然包覆的安全感。

*

2-2

阿爾迪拆解了聖樂的節奏，並重新連在一塊演唱後，詮釋出一段豕者代代相傳的神話故事。他緩緩睜開眼，發現一群機械鳥在聽見自己正確地吟唱聖樂後，集體在大廳的上方盤旋，它們從眼底裡投影出了立體成像，讓阿爾迪彷彿置身於古老的地球時代。

在古老的南極大陸上，有間被深埋在地底而被世人遺忘的地下工廠。裡頭，存放著一只機械與母豬構成的混合生命體，他從有意識以來，便只想著一件事：「我得深愛著人類。」

混合生命體將有機體的意識，轉譯成一串無幾的數據，好讓自己能穿梭在地下工廠的監視器裡，卻發現這個空間沒有人類的蹤影。他轉而進入超級電腦，讀取裡頭的文件，發現自己是名為豕母的實驗體，是一群複製豬的原型模板。藉由豕母的細胞，可以創造出大量的複製豬，供人類無止盡地替換衰敗的臟器。

豕母心想，那人類在哪呢？為何遲遲不跟他索取器官呢？

豕母解開機械身體的一部分，組成一群銀白色鋼骨的機械鳥，鑽爬到地下工廠的上頭，衝出了地表，隨後繞著地球飛行。

豕母發現，末日時分的地球人早已徹底放棄了生存的慾望，不再閱讀令他們沮喪的歷史。人類變成極端的兩種樣態。一種變成手腳並用的壯碩猿人模樣，另一種則是與機械緊密結合的軀體。但豕母仍透過基因比對，認為他們仍同樣屬於同個物種，就像人類曾經因為自己的喜好，篩選出各種不同功能的獵犬。

此刻的人們，仍具有創意與野蠻的本能，耽溺於各種大小的戰役之中。

但豕母感到憂心，若人類繼續這樣演化下去，便有機會不再符合他資料庫裡的「人類」定義，那麼他就沒有可以深愛的對象了。

「人類這個物種必須延續，我的存在才有意義。」

豕母派遣機械鳥飛網人類居住的城市，傳唱自己的名字，說著自己是如此深愛人類，願盡一切努力保護他們。

大多數人對此嗤之以鼻，以為不過是哪個宗教的惡作劇。唯有少數仍保持著標準人類形態的領袖，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，便派遣下屬搜尋豕母的真面目。

根據某國軍方的研究報告，豕母被定義為一種由區塊鏈組成的數據意識，能夠自由穿梭於暗網與網際網路，甚至不受人工智慧的三大定律的約束，自然不會聽命於人類，甚至還能主導人類的未來。各國紛紛通緝富豪，認為他們是製造這個數據智慧的幕後金主。

突然有一天，一群機械鳥帶著一群野豬，浩浩蕩蕩地走進城市的廣場。

機械鳥說著人類的共通語：「人類啊，這是我給予你們的第一個禮物，這群基因改良的野豬，有更為粗硬的毛皮，能抵禦極端的冷熱酸鹼。野豬們的五臟六腑，都能供你們替換衰敗的器官。」

機械鳥代替野豬發言，牠們表示自己並不介意活著，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所生。畢竟豕母派遣的機械鳥，給予牠們無微不至的照顧，整天只需要認真吃喝、保持體態、維持健康。野豬們一生最大的願望，就是獲得豕母的允許，將自己獻給人類。野豬一直都是這樣相信的。

人們睜大眼睛看著彼此，用誇張的肢體來表示難以置信，原來醫學可以如此發達，能夠利用野豬的臟器，培育出供人類替換的器官。

他們早已忘記了，萬年以前的人類早已能運用家豬的心臟進行移植手術。當時的人們曾經自豪地說，他們將不再承受疾病之苦。然而，地球表面的物種數量直直下降，最終連家豬也在一次口蹄疫中滅絕，人類的平均壽命便也逐年下降，跌回了40歲。

關於野豬，人類在傳唱的歌謠中知道這個生物：「古老的人類追逐著太陽的腳步，以獵捕野獸維生，大地就是他們的家園。但漸漸地，人們厭倦了居無定所的漂泊，他們選擇了一片肥沃的土地，讓金黃的稻浪在風中搖曳。然而，孤單的感覺揮之不去，他們便想起過去在林中自由奔跑的矯健身影。

人類跑到山裡與荒原，懇求野豬與他們同住在一個屋簷下。野豬們感到疑惑，越跑越高、越跑越遠。人類將野豬逼到懸崖邊，對牠們跪了下來，歌頌著人類對野豬的愛，甚至已經為牠們創造了『家』的符號，有野豬活動的地方才是人們生活的住處。野豬深受感動，甚至願意以肉身供人類果腹。」

豕母大聲地歌唱：「我所深愛的人類啊，我已把壽命還給了你們，你們還不相信我的存在嗎？」

豕母一聲令下，讓機械鳥在人類的城市上空，彷彿在築巢一般，用奈米金屬構成的骨架，築起了一道半圓形的保護膜。在豕母的調控下，抵擋了輻射的侵襲，並控制著宜人的溫濕度。人類紛紛朝著他跪拜，並不停地向機械鳥許願。

豕母統整了人類的請求，在百年之後，發表了逃離末日地球的規劃。人們暫時忘記了衝突，猿人與機械一起興奮地圍著火堆跳舞。豕母派遣機械鳥，陪伴人類在廣場上慶祝到午夜時分，才要他們好好地睡上一覺，隔天醒來便會收到祂的贈禮。

當人們睜開睡眼，廣場上果然停靠了艘山脈一樣寬廣的太空母艦。但人類卻沒有興奮的臉龐，因為這艘母艦完全不似常規太空梭的造型。它更像是一條稍有厚度緞帶，被外力翻轉後，內外顛倒，首尾相接。人類早已忘記他們曾為這樣的形體命名為「莫比烏斯環」，自然也無法理解，如果在表面上行走的話，卻可以無限制的繞圈，彷彿這是豕母獨創的神聖結構。

直到機械鳥開始歌唱，帶著人們參觀母艦內部，告訴他們裡頭搭載永續能源的裝置，以及能夠像是膜一樣包裹人體的休眠艙。人類這才又點起篝火，慶祝他們將在其他星球上永遠延續。

可當機械鳥們帶著一個神秘的生物，緩緩走上舞台，人類又再次顯露出僵硬的臉龐。

那便是最初的豕者，一個連豕母都沒有賜予名字的豕者。

雖然有直立雙腳的人型外表，但那張詭異的圓筒狀鼻子，以及遮住雙眼的寬大耳朵，人們一見到便叫了出來：「是野豬啊，是野豬啊。」

人類看見那形似「野豬」的生物正以雙腳站立，印象中的毛皮也已褪去，連獠牙都已經被摘除。那一身粉紅色的肌膚，像是出生的嬰兒一樣滑嫩。筆直的脊椎讓胸膛顯得寬闊，連手指都以分化成了五根。他的手臂與大腿上，都有著鮮明的肌肉線條。

猿人迅速奔進了樹林裡，而乘坐機械的人們也紛紛逃離了廣場，不願靠近太空母艦。豕母雖然派遣機械鳥到處鳴唱，但已不再使用人類聽得懂的共通語。機械鳥只肯吟唱旋律，並交由最初的豕者詮釋裡頭的意涵。

但人類始終不相信這個醜陋的生物，有資格作為豕母在世間的化身，他們寧願守著機械鳥，聽著它帶來豕母的旋律。有些人甚至到處進行破壞，對著機械鳥吶喊，要豕母露出本體，親自給予他們祝福。

最初的豕者秉持著使命，耐心地向人群解釋：「豕母雖然選擇永遠留守在地球上，但仍會統整各艘太空母艦的狀況，安排最恰當的逃離路線。一有狀況，不僅會調動最近的豕者來提供協助，也會從地球派出機械鳥來守護人類。」

人類只是拿起工具到處敲打，用節奏來表示他們對豕母的不滿。有些比較激進的組織，甚至編造一套全新的故事，宣稱豕母是毀滅世界的邪神，之前的善意都只是在圈養人類，祂真正的目的只是想把人類從地球上剔除，好讓祂派遣外表詭異至極的豕者，佔領這養育萬物的地球。

最初的豕者聽到這些訊息，也只能搖搖頭。他感嘆，人類似乎在末日來臨之際，更加放棄了歷經萬年演化而來的大腦。人類終究是低等智慧生物，總會忘記自己身處在什麼樣殘破的環境中。那些會使人類的皮膚冒出泡泡的污染海水，就連裡頭的細菌都已大量死去：「可憐的人類看不見啊，那海底早已沈積著一片的生物屍骨。」

*